

大儒丘濬·成长之路

# 教子成名 廷魁天下

丘濬慈母李氏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通讯员 周梦旋



丘濬故居。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他24岁之前从未离开过海南岛，他的学识修养在孤悬海外的海南打下坚实的基础。弘治八年(1495)，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卒于任上，享年75岁。他的灵柩从遥远的北京被护驾到海南岛，历经千辛万苦。他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诗文无数，但绝不为近幸作；为官40余年，唯置一园。他位极人臣，所居北京东城私第面积狭窄，地势低矮潮湿，寒冬难耐，人格操守成为万世师表。他性格耿直、忠厚，耻于与阿谀奉承攀龙附凤之徒为伍。他夙夜在公，从不放弃思想和笔耕，成为超越时代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古典法律的奠基人。他就是出自琼岛的布衣宰相、一代大儒丘濬。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以现代史家的眼光，给予丘濬高度评价：“盖文庄不仅为琼岛之大人物，乃中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也。”《中国大百科全书》称丘濬是“中国明代中叶经济思想重要代表人物”，梁启超称其“水平领先欧洲二百年”。令世人好奇的是，素有少年天才之称的丘濬接受了什么样的启蒙教育？得到皇帝嘉奖的丘濬慈母李氏是一位怎样的奇女子，能在封建年代独立持家，养育出名垂千秋的布衣宰相丘濬？

## “严父”慈母一肩挑

丘濬之母李氏，今海南澄迈县王村人，父亲李易周，是国子监贡生出身，母陈氏，家里一共有四个姐妹。自小李氏就受到严格的家教，性格十分端庄沉稳，不常言笑；颇得家传，习得诗书，平素爱好且擅长于纺织刺绣。年长后嫁给素有“海外闻家”之称的丘氏公子丘传。出嫁后，她恪守妇道，孝顺长辈。李氏为人大度，在接待宾客之时从不吝啬。丘传曾感慨道：“自吾家得此妇，事无不如意者”。丈夫丘传生病后，李氏日夜陪伴照顾。然而，世事难料，丘传的病情日益严重、身体每况愈下，最终药石无医。他临终时嘱咐李氏要照顾好年迈的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儿子。生死诀别之际，李氏诺然：“此份内事，无庸言。”

此时的李氏年仅28岁，长子丘源9岁，次子丘濬7岁。她不怨劳苦，每日每夜亲自带领家僮婢女耕桑织麻，为家中衣食操劳。她事无巨细，辛勤操持，公公婆婆常感叹：“吾子死而有孙，妇能守之，可无憾矣。”

对于孩子的教育，出身书香世家的李氏更是严格教导。每天早晨，公鸡第一轮打鸣时就叫孩子们起床上学，傍晚归来一定会“课其学业，问其所交游何人”，一旦有做得不正确的地方，“则痛加切责”。在她的潜心教导下，长子丘源继承祖业，成为一代名医；次子丘濬致力于学。丘濬在琼州学宫为郡庠生习举子业时，所购买的书本、文具及学费、衣食住行，费用都从李氏节衣缩食中来。她早早为儿子准备好，使他能致力于学，进而“举乡试第一”，并于景泰五年(1454)考中二甲进士第一名，获授翰林院庶吉士。

丘濬为官赴任后，李氏经常给在京的儿子修写家书，在书信中常常嘱以“戒谆以忠，谨图报国恩”“毋以我为虑，有兄在侧，扬名显亲斯孝矣”等。李氏在书信寥寥数笔即为儿子辨晰了“忠”“孝”之名，器识卓越，非一般女性所能比。

## 谆谆教导 孟母之风

丘濬一生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和弘治八个年号频繁更迭的时期。他40余年居京都任要职，最后入阁，相当于宰相一职，成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理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与海瑞并称“海南双璧”。他著有《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家礼仪节》《朱子学的》等著作。丘濬成长为国家栋梁大才，除了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外，也离不开慈母李氏的引导教诲。时有学士彭时撰写《旌表琼山县节妇碑铭》，为其树碑立传、旌表节行。

从古至今，母亲对子女有生育、养育、教育三大恩德，与此同时这也是三大责任。李氏经常对孩子强调为官要善待百姓，勿忘施恩。她以自身言行谆谆教导，对丘濬的启蒙教育有孟母之风，影响了丘濬一生行止。

据《民国琼山县志》古迹篇载：“施茶亭，在县西三十里许，其地无憩息所，往来苦之。明大学士丘濬因卜葬母，曾经其地，建亭。施茶水以济行人。”丘濬回乡为李氏守孝期间，还将自己多年的俸禄都捐献出来，为乡里的孩子建立了一座石室书社，并写下散文《藏书石室记》，记录了自己当年与母亲对对联、切磋文采的情景，言真意切，感人至深。

丘濬母太宜人李氏墓，位于今澄迈县老城镇那统村一处宽阔的坟地上。墓道两侧有石马和石羊。墓前，一尊工艺精良、形象逼真、长170厘米、宽135厘米、高60厘米的石雕神龟引人注目。在神龟背上，还镶嵌着一块刻有精美图案、顶部呈弧形的大型石碑。石碑正中顶部分两行（每行两个字）阴刻四个隶体大字：皇帝谕祭。正文以标准工整的楷字篆刻：成化七年岁次辛卯二月甲辰朔越七日庚戌皇帝遣琼州府知府吴琛谕祭予翰林院侍讲学士丘濬母太孺人李氏……

历经五百多年历史的李氏墓曾一度被摧毁，家族所立墓碑已遗失，“皇帝谕祭”碑亦受损坏，石羊、石马曾一度错位。丘濬慈母墓于2001年被澄迈县政府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澄迈县政府决定重修丘濬母太宜人李氏墓，在清理墓场时发现了遗落的墓扩碑、墓志铭。墓扩碑和墓志铭均为边长为43厘米的正方体，用汉白玉制造，其中墓扩碑上有“明故太宜人李氏之墓（明代以五品官的妻子和母亲封为宜人）”字样的阴刻篆文；墓志铭全篇1100多字，介绍了李太宜人的生平事迹及评价。李氏教子的故事在海南多为口头流传，鲜少发现史志记载。此次发现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有关李氏鲜活的珍贵历史资料。李氏既有母亲的慈爱，又兼具父亲的威严。她知书达理，教导孩子择友而交；她深明大义，劝导孩子为国效忠……遥想十五世纪人文蔚然的海南岛，这样一个女子，她坚韧通达，历尽艰辛，言传身教，严于要求，善施良知及恩惠于爱子，成就了丘濬以经国济世为己任的大志。

明成化五年(1469)，李氏寿终正寝。丘濬在任上得知噩耗，悲恸不已，他从北京请辞回乡守孝三年，并亲自作铭文纪念母亲：“妇德以贞，母德以贤。惟太宜人，二者兼全。心无愧夫，即无愧天。天锡之庆，振后光前。富贵寿终，抑何憾焉。琢石镌铭，垂千百年。”

丘濬的门生、海南“四大才子”之一的王佐亦深情祭李太宜人：宜人之生，俯仰无愧。张主纲常，仪型闾内。教子成名，廷魁天下……祭文中说李宜人身为家庭妇女，却能教子成名。病逝后，不仅宫廷祭悼，而且乡里哀痛。王佐在文中描述了李氏一生令人景仰的德操，从中亦可窥见丘濬成国之大器的内在源头。■



位于澄迈老城镇那统村的丘濬母亲李氏墓。



现藏于海南省博物馆的丘濬母亲李氏墓志铭拓本。